

云南宜良始新世真犀类化石

周明鎮 徐余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犀类化石是第三紀及更新世地层中最常見的哺乳动物化石种类之一。我国关于第三紀及第四紀犀类方面的研究,开始很早(上世紀后期),积累的資料相当丰富;并有过一些比較系統的研究。但是,关于早第三紀的种类,过去发现的种类和材料极少。解放以来,特別是近两三年,虽然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但目前这些材料的研究大部分尚在进行中。

1959—1960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地質部地質博物館在云南宜良(前路南彝族自治州境)发现了始新世几种最早的真犀类化石。我們在这篇报告中,对这些材料,作了描述;并对世界上有关最早的真犀类化石上存在的一些問題作了初步介紹和探討。

依照目前一般通用的,如辛普生和維來(Simpson, G. G. 1945; Viret, J. in Piveteau, 1958)的分类,将犀类超科(Rhinocerotoidea)分为四个科,它們在我国境内发现及分布的情况可簡述如下:

1. 犀科 (Hyrachyidae)

时代仅限于始新世。根据現有資料,这一科是犀类中化石出現最早和构造上一般說来比較原始的犀类。这一类动物的地区分布,过去認為仅限于北美洲。后来,伍特(Wood, H. E.)在总结研究整个这一科的化石时,根据中国河南渑池的一个标本(Isectolophinae? gen. et sp. indet)的形态,他提出河南渑池的标本很可能代表犀属的一种(*Hyrachyus cf. modestus*) (Wood, 1934),因此,他認為亚洲也有这一类化石的存在。根据最近的发现,我国始新世肯定有犀类生存,在山东(新泰),河南(?)有典型的犀(*Hyrachyus*)属的較好的化石为代表。

2. 跑犀科 (Hyracodontidae)

时代为中、晚始新世及漸新世。包括一切体形較小、結構輕巧的早期犀类。最早一直認為它們的分布仅限于北美洲,1925年以后連續在我国内蒙发现了三个比較原始的属(*Teilhardia*, *Ardynia*, *Caenolophus*)。近年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云南(路南)、河南(?)、山西(垣曲)、山东(?)始新统中都有发现。最多的是 *Caenolophus* 属的化石,与本科内其他各属的关系尚不清楚。漸新世的种类在我国则尚未发现。

3. 两栖犀科 (Amynodontidae)

时代为晚始新世及漸新世。这是早期犀类中的一个特化的分科。习性为半水栖性。

这一科的地理分布范围較广，包括北美、西欧及亚洲大部地区（从中亚、东南亚一直到西南亚）。最早代表在北美（*Orthocynodon*——中始新世），最晚代表在西南亚（*Metamynodon bugtiensis*——早中新世）。最近几年亚洲各地又都有新的材料发现。在已知的約12个属内，我国过去仅知道有2个属（*Amynodon*, *Cadurcodon*）。近数年来，云南、河南、陝西等地新发现的材料表示，我国至少有四个始新世和漸新世属，代表的种类相当丰富。

4. 真犀科 (Rhinocerotidae)

本科是犀类中最发达的一科。现代非洲、亚洲及中新世以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犀类几乎全部属于这一科，其中包括8个亚科，三十余属。在我国下第三系中过去发现的化石，主要仅限于巨犀（*Indricotheriinae*）一个亚科。真犀科最早的化石记录，发现于始新统，材料很少，共有三个亚属，即：*Prohyracodon*, *Eotrigonias*, *Forstercooperia*。*Forstercooperia*化石发现于我国内蒙二连附近（伊尔丁曼哈上始新统）。过去有些古脊椎动物学家认为它是巨犀亚科的祖先。最近，格洛莫娃（Gromova, 1948）根据它的犬齿加大的性质，将它从巨犀类中分了出来。但无论如何，这个属是早已从真犀类中分化出去的一个旁支。*Eotrigonias*照美国专门研究犀类化石的伍特的意见，坚信它为比较原始的一种真犀类，但不少人〔如马修（Matthew）〕持有不同意见，这一属的化石最近在苏联远东地区有发现。*Prohyracodon*的化石，过去仅由在罗马尼亚外雪尔凡尼亚（Transylvania）杂色粘土中发现的几个零星牙齿为代表。时代经后来一再核查，确定为中始新世。照伍特及多数古生物学家的意见认为它是最接近于真犀类祖先的一种原始真犀类属。除了罗马尼亚的少数材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始新统中，还未找到接近于这一属或更原始的真犀类的化石。最近，宜良发现的真犀类化石，有较完整的上、下颚，包括几乎全部颊齿，比罗马尼亚发现的材料多而完整。从这些材料的观察，可以确定至少有二个种是属于罗马尼亚发现的*Prohyracodon*同一属的原始真犀类，另外还有一个相近的属（新属）。这些发现，除了对早期犀类化石的资料积累和有关地层时代和地理分布等問題的了解有很大帮助外，并对真犀科的起源及早期进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除了云南宜良的发现以外，我们在河南卢氏的上始新统中也找到了早期真犀类的化石；因为这些材料的研究还在进行中，因此，目前这一报告的内容，主要限于宜良标本的描述，和与*Prohyracodon*这一属有关的几属早期真犀类的分类性质上的一些問題的討論。

最后，我們感謝地質部地質博物館和胡承志同志将云南采集的标本供給我們研究；张兆惠和沈文龙同志分別帮助摄制标本照象和繪制插图。

化 石 記 述

科 Rhinocerotidae

属 *Prohyracodon* Koch

种 *Prohyracodon meridionale*(新种)

正型标本：一个保存較好的右上頸骨。頸骨上带有P²—M³，其中除M¹的前附尖（Parastyle）及前尖（Paracone）破損外，其余頸齒均很完全，在P²前端还保存有P¹的部分

齿根。正型标本保存在地质部地质博物馆。标本编号 V0046 (图版 I, 图 2A-B)。

地点及层位： 云南宜良(旧路南县)大可靠风碑;下路南组(上始新统)上部。

种的特征： 一种个体很小的原始真犀类。上颊齿齿式为 4·3。 M^{1-3} 的长度比 *P. orientale* 的较大, P^{2-4} 的长度则与之相等。前臼齿比较原始而大, 原脊的长度几乎两倍于后脊;中谷向内侧开口;齿缘异常发达, 从前到内向后形成连续的脊状突起;外脊的外壁在前、后尖处有二发达的外肋; P^{3-4} 的内侧面, 由于第四尖(tetartocone)显现较为清楚, 故更近于方形; P^2 呈三角形, 原脊仅在底部与外脊相连。臼齿的构造, 与 *P. orientale* 的很相似, 前后沿齿缘很发达, 内、外侧仅在横脊间有齿缘的痕迹;前附尖为正常“犀牛型”;反前刺在所有臼齿上均发育; M^3 成三角形, 外脊与后脊基本上完全愈合。

标本描述： 正型标本是一个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右上颌。除 P^1 及 M^1 的前附尖、前尖部分破损(在采集时)外, 其余颊齿保存都很好。颊齿磨耗程度不深。第三臼齿刚开始使用。

前臼齿的总的构造性质很原始。 P^{2-4} 长 25.8 毫米, 与 *P. orientale* 相同。 P^1 虽已破损, 但从残存的小部分齿根看来, 其大小可能与 P^2 相近, 或稍小。

P^2 ——非常原始, 近似于一般犀类的前臼齿的性质。冠面呈三角形, 前后长度仅稍短于 P^3 。齿缘发达, 从前面经内侧到后面形成连续的脊状突起, 外侧的部分很弱, 成一排微小的疣状构造。外脊的外壁有发达的前肋, 前附尖稍有发育; 原脊仅在底部与外脊相连。

P^3 ——臼齿化程度比 P^2 较深。舌面较近于方形, 因而使牙齿冠面的轮廓略呈长方形; 齿缘除外脊部的以外均连续, 与 P^2 相同; 原脊很发育, 其舌面部分在原尖处折向后延; 并显示有第四尖的初步萌芽, 但仍与原尖紧相连续; 后小尖虽较低, 但仍可看出锥形的痕迹并与外脊相连形成后脊, 两脊间形成中谷, 在后小尖与第四尖交接处向后开口; 外脊的外壁上有两个发达的外肋; 前附尖及后附尖均较显著。

P^4 ——构造基本上与 P^3 相同, 仅较 P^3 稍大, 同时齿缘在舌面原尖处中断; 外侧齿缘痕迹更为微弱, 牙齿的内侧面由于第四尖显现较为清楚, 更近于方形。总的来说, 性质比 P^3 更趋臼齿化。

臼齿的构造与 *P. orientale* 几乎相同, M^1-M^3 长 57 毫米, 比 *P. orientale* (55 毫米) 稍大。所有臼齿的前后齿缘都很发达, 在臼齿外侧及内侧二横脊之间仅有齿缘的痕迹, 成小疣状; 前附尖及前肋均较发达, 前者呈肋状突起紧靠前尖, 臼齿前面的齿缘即由此开始, 往舌面延伸; 所有臼齿的原脊均有反前刺发育, 在未经磨耗的臼齿中不太显著, 愈往基部磨耗则愈显著。

M^1 ——磨耗程度较深, 反前刺特别明显, 后尖壁上的外肋也较清楚; 前尖壁如保存, 其前外肋可能也很清楚。

M^2 ——最大, 外脊的后半部特别向内倾斜, 后端稍向外翘起, 成一宽的斜坡面, 与较原始的典型的犀类的臼齿中的情况相似。

M^3 ——呈三角形, 外脊与后脊基本上已完全愈合, 只能在愈合处见到一珐琅质褶皱, 在齿冠基部处与牙齿后面成尖状突起的齿缘相会合。

标本測量和比較 (单位:毫米)

	<i>P. meridionale</i>	<i>P. orientale</i> (依伍特, 1929)	
		R.	L.
P ² —M ³ 長	91.5	—	—
P ² —P ⁴ 長	37.2	—	—
M ¹ —M ³ 長	ca 57.0	55.0	52.0
P ² { 長 (L) 寬 (W)	11.3 13.1	— —	— —
P ³ { 長 寬	12.6 15.3	— 17.0	— —
P ⁴ { 長 寬	13.4 16.9	13.4 18.4	— —
M ¹ { 長 寬	ca 20.5 ca 18.3	15.0 —	— —
M ² { 長 寬	22.0 21.0	19.0 —	18.5 —
M ³ { 長 寬	19.1 20.0	19.0 —	19.8 19.8

比較：上面描述的特征表示，云南标本无疑是具有真犀科 (Rhinoceridae) 的基本特征，如象：(1) 前臼齿相当臼齿化；(2) 臼齿外脊上的小刺退化，反前刺开始发育；(3) M³ 的外脊与后脊愈合，使冠面輪廓呈三角形等。

同时，根据现有材料比較，云南标本无论从頰齿构造的基本性质及个体大小来看，都可以把它归于 *Prohyracodon* 属，并可与 *P. orientale* Wood (1929) 直接比較。两个种的頰齿的基本构造很相似，但在云南标本上仍可以看出一些显著的与欧洲标本不同的特点：(1) 臼齿比较大；(2) 前臼齿内緣比較方，P³ 及 P⁴ 的舌面近于方形；(3) P³ 的齒緣在內側无中断，后小尖仍有錐形痕迹；(4) P³ 及 P⁴ 的二外肋很发达，前附尖及后附尖均显著；另外(5)在罗馬尼亞标本上未保存，但从云南标本上可看到 P² 很原始，与在摸犀类中的情况相似。其他还有一些細小的区别，如齒緣在臼齿内側的二横脊間仍有发育等。

就上所述，整个說来，宜良的标本显然比 *P. orientale* 稍大，頰齿的性质較 *P. orientale* 略为进步，在时代上出現也較晚——始新世晚期。

至于与其他各有关属、种的关系，将在后面一起討論。

种 *Prohyracodon progressa*(新种)

正型标本：一个保存較好的左右上頸部。左右頸骨上都带有 P²—M³，除右 M¹、左 M² 的前附尖及前尖部分及左 M¹，左、右 P² 的外脊被破損外（在采集时），其余頰齿全部保存完好，在右 P² 前端頸骨上殘存有 P¹ 的齒槽。（图版 I, 图 1a-c）正型标本保存在地质部地质博物館。标本編号：V 0045。

地点及层位：云南宜良县，路南地区大可、小沙河；下路南組（上始新統）上部。

种的特征：一种比 *P. meridionale* 較为进步的原始真犀类。前臼齿較为进步，P²—P⁴ 的第四尖都已明显地与原脊分化，并与后脊相結合，形成发育很好的两个横脊，但稍經磨蝕后二脊相連，形成封閉的中谷；P²—P⁴ 外脊二外肋的发达程度稍次于 *P. meridionale*；齒緣也很发达，在 P²—P⁴ 的前、內、后沿形成連續脊状突起，外側齒緣极为微弱。臼齿构造与 *P.*

meridionale 中的情況几乎完全相似，僅 M^2 的齒冠面更近于方形， M^3 的外脊與後脊愈合得更完善，後跟部的齒緣突起較弱。

標本描述：一個保存比較完整的左右上頸骨、左 M^2 及右 M^1 的前附尖部分缺損，左 M^1 及左、右 P^2 的外脊部分缺損；右 P^1 保存有殘余的齒槽部分；頰齒列的前後端頸骨均已破損，頰齒磨蝕程度不深；因標本受到由左向右的挤压，左右上頸骨均由左向右傾斜。左右齒列向前稍稍變窄。

從齒列的長度，及保存的頸骨部分看來，頭骨比較瘦長，面部也似乎很長。

前臼齒比 *P. meridionale* 進步，但個體較小，與 *P. orientale* 相近。

右 P^1 僅有部分齒槽存在，但從齒槽的大小看來， P^1 的個體可能不會太小。

P^2 ——後脊發達，比 *P. meridionale* 的 P^2 進步，比後面兩個牙齒 (P^3, P^4) 白齒化的程度較高。二橫脊均較為發達，彼此在舌面劍合相連形成封閉的中谷。齒冠面內側成寬大的弧圓形，齒緣很發達，在前、內、後側形成脊狀突起；大小次於 P^3 ，左右寬度較小。

P^3 ——在構造上與 P^2 基本相似。僅個體較大、較寬；齒冠的內側較近于方形；齒緣特別發達，不僅在前、內、後側形成脊狀突起，同時在外側也較為發育（與 *P. meridionale* 比較）形成連續的小瘤狀脊，其前後端向上彎曲，與前後附尖的褶皺相遇。

P^4 ——比 P^3 稍大，齒冠內側面更近于方形，第四尖更為發育，但仍與原尖相連；齒緣在前、後及內側同樣發育，與 P^3 相同，外側齒緣不如 P^3 的清楚。其餘基本性質與 P^3 完全相同。

臼齒構造基本上與 *P. meridionale* 的相同。只是 M^2 的齒冠面更近于方形， M^3 的外脊與後脊幾乎完全愈合，後跟部的突起很弱。

標本測量和比較（單位：毫米）

	<i>P. progressa</i>	<i>P. meridionale</i>
P^2-M^3 (長)(L)	87.5	91.5
P^2-P^1 長	ca 34.6	37.2
M^1-M^3 長	ca 52.4	ca 57
$P^2\left\{\begin{array}{l} \text{長 (L.)} \\ \text{寬 (W.)} \end{array}\right.$	— —	11.3 13.1
$P^3\left\{\begin{array}{l} \text{長} \\ \text{寬} \end{array}\right.$	12.3 14.7	12.6 15.3
$P^4\left\{\begin{array}{l} \text{長} \\ \text{寬} \end{array}\right.$	12.4 15.6	13.4 16.9
$M^1\left\{\begin{array}{l} \text{長} \\ \text{寬} \end{array}\right.$	ca 17.3 ca 18.6	ca 20.5 ca 18.3
$M^2\left\{\begin{array}{l} \text{長} \\ \text{寬} \end{array}\right.$	20 19.7	22 21
$M^3\left\{\begin{array}{l} \text{長} \\ \text{寬} \end{array}\right.$	18.2 20	19.1 20

由上面的度量數字可看出，這個種的頰齒的大小，比 *P. meridionale* 及 *P. orientale* 都小，而頰齒構造的性質比這兩個種進步（參見“特徵”及描述部分），特別表現在前臼齒白齒化的程度比較高，在 P^2 及 P^4 中，不僅第四尖已經和原尖顯著的分化，和與後脊結合，並且已清楚的有和原脊分離的趨勢。

宜良犀(新属) *Ilianodon* (gen. nov.)

属型种 *Ilianodon lunanensis* (sp. nov.)

属的特征: 一种个体較大的原始真犀类。下齿列的齿式: ?1, ?0·3·3。第三门齿肯定不存在, 第一門齿及犬齿可能也消失, 而第二門齿強烈增大。下頰齿的大小从前到后急剧增大(P_3 长 17.5 毫米, M_3 长 29.3 毫米)。前臼齿原始, 后叶低。 P_4 的后叶尚未形成完善的脊, 下后尖虽已与下原尖連結, 但仍呈錐形, 在与下原尖接合处有一收口, 并稍向后伸, 前谷很开闊; P_3 更为原始; 齿冠面很窄, 內側后端有一低錐突起, 前叶异常开闊, 形成三角座的二个尖几乎呈一稍弯曲的直線, 还未形成真正的前脊。臼齿从 M_1 — M_3 的前叶逐渐增大, 而前叶的前端逐渐缩小; 臼齿后叶呈简单的弧形脊, 前叶后脊与外脊連接处弯曲成直角。所有下頰齿的齒緣均不发达。下頷較为細长, 仅在 M_2 前叶以后逐步增厚。 M^3 的齿冠特別高(21毫米), 比 *P. progressa* 几乎高一倍(后者高 12.6 毫米), 外脊与后脊完全愈合仅在齒緣附近看到殘存的痕迹; 反前刺相当发育, 成一小瘤状突起在厚脊后方的谷部; 齒緣仅在前沿及內側二橫脊之間稍有发育。

种 *Ilianodon lunanensis* (新种)

正型标本: 一个保存較为完整的左下頷, 下頷后端垂直支部分, 及門齿前端均已破損, 其上保存有完整的 P_3 — M_3 , 门齿及 P_2 均已脱落。标本編号:(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V 2609.1。(图版 I, 图 3)

另有右 M^3 一个(大致属于同一个体), 其前附尖及前尖部分均已破損。标本編号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 V 2609.2。所有标本都保存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图版 I, 图 4A-B)

地点及层位: 云南宜良路南大野馬伴; 上始新統下路南組下部。

种的特征: 与属的特征同。

标本描述: 一个保存得較好的左下頷。下頷的垂直支, 下頷下沿及最前端部分已破損。牙齿除門齿及 P_2 已脱落外, 其余頷齿全部保存。頷齿磨蝕程度, 除 M_1 外其余的均不厉害。門齿与 P_2 之間的齒缺很短。門齿虽已脱落, 只剩齒槽部分, 但从所保存的下頷前端觀察, 下頷联合部很短(約 28 毫米), 除所保存的一个齒槽以外, 很难再有第二个牙齿着生的位置; 齒槽虽比較大, 但也不是特別大, 没有向前外側傾斜的趋势。因此很可能就是真犀科中刚开始加大的第二門齿的齒槽。由于标本保存不好, 目前还不能肯定是否有退化的第一門齿存在。

齿列較长, 所有頷齿的齒緣均不发达, 牙齿大小从前到后逐渐增大, 但前臼齿之間的大小相差不大。前臼齿构造整个說来很原始。

P_2 —未保存, 从齒槽觀察具二齒根, 長度比 P_3 稍短。

P_3 —三角座成一開闊的稍弯曲的直線, 尚未形成真正的前脊; 前谷不发达, 仅在內側有一浅的凹陷; 后叶的脊发育很不完善, 內側有一低錐状突起, 后端成一缺口, 整个后叶形成一个底向后外方的斜坡。

P_4 —前叶与在臼齿中相近, 但下后尖仍未与下厚尖融合成連續的脊; 前谷較深; 后

叶低，仅在外侧形成一短的纵脊。

臼齿从前向后迅速增大，前叶也逐渐加大，相应的前谷也逐渐增大，而前叶的前端宽度则逐渐缩小；前脊由后向前再向内連續弯曲两次，并都近于直角；后叶仅有一次弯曲，呈开闊的弧形，与前叶后脊的接触位置很低，在 M_3 中，内侧靠近谷的底部斜向后伸，使开闊的弧形后叶更为明显。

标本测量（单位：毫米）

P_3-M_3 长 (L)	111.2
P_3-P_4 长	34.9
M_1-M_3 长	76.6
$P_3\left\{ \begin{array}{l} \text{长 (L)} \\ \text{宽 (W)} \end{array} \right.$	17.5 6.7
$P_4\left\{ \begin{array}{l} \text{长} \\ \text{宽} \end{array} \right.$	17.5 9.3
$M_1\left\{ \begin{array}{l} \text{长} \\ \text{宽} \end{array} \right.$	20.6 11.3
$M_2\left\{ \begin{array}{l} \text{长} \\ \text{宽} \end{array} \right.$	27.9 13.4
$M_3\left\{ \begin{array}{l} \text{长} \\ \text{宽} \end{array} \right.$	30 14.2

比較及討論：以上所描述的特征，表示宜良种与前面描述的 *Prohyracodon* 的两个种有很明显的差别：(1) 个体特别大， M^3 的长、宽及齿冠高度都几乎比 *P. progressa* 大一倍；(2) M^3 的外脊与后脊完全愈合，没有一点残迹；反前刺更为发达。从这些性质看来，显然，该标本表示的性质比 *Prohyracodon* 属更为进步。

与真犀科中其他几种在形态和层位上相近的各属比较。与欧洲渐新世的 *Epiaceratherium* 属有很多相同之处。譬如 M^3 的外脊与后脊完全愈合，仅后端根底部分有突起；下臼齿比下前臼齿长大得多。但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如：(1) 下齿列齿式： $?1\cdot?0\cdot3\cdot3$ ，无下犬齿，仅有一加大的下门齿；而 *Epiaceratherium* 下齿式为 $1\cdot1\cdot4\cdot3$ ，犬齿增大；(2) 下前臼齿比较原始，齿缘不发达；而 *Epiaceratherium* 的下前臼齿则较为臼齿化，齿缘也较为发达；(3) 个体比 *Epiaceratherium* 约小 $1/2$ 左右。

我们将路南种标本和 *Epiaceratherium* 作了直接的比较，并不是肯定了认为两者间在系统上有直接的联系，尤其由于根据现有的材料的不足，还不能对路南种的性质得到比较完整的概念。

从化石的产出地点和层位说，路南种和前面记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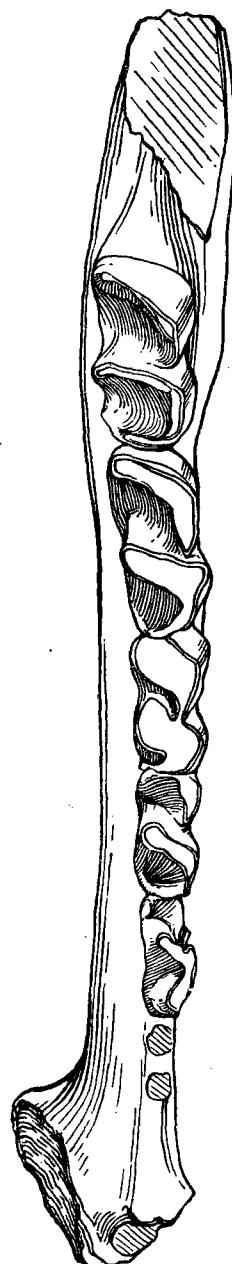


图 1 *Ilanodon lunanensis* gen. et sp. nov.
左下鄂的正面视，V. 2609.1, $\times 1$ 。

两个种都产于同一比较小的地区和层位。很可能有较近的关系。目前主要由于 *Prohyracodon* 属的三个种至今还未发现有下颌齿的材料，故无法与路南犀作进一步的比较。因此，我们暂时将宜良的标本，作为一个新属处理，这样，似乎比较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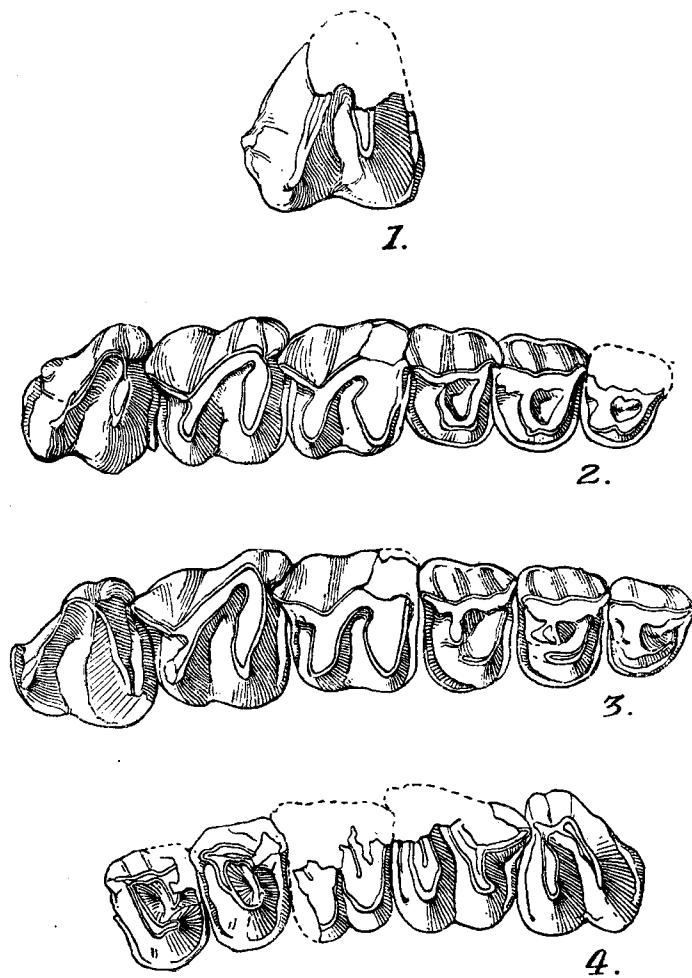


图2 *Ilianodon lunanensis* gen. et sp. nov.

1. *Ilianodon lunanensis* gen. et sp. nov.
右 M³ 的冠面观, V. 2609.2, × 1。
2. *Prohyracodon progressa* sp. nov.
右 P²—M³ 的冠面观, V. 0045, × 1。
3. *Prohyracodon meridionale* sp. nov.
右 P²—M³ 的冠面观, V. 0046, × 1。
4. *Prohyracodon orientale* Koch
左 P²—M³ 的冠面观, × 1。(依 Wood, 1929)

討 論

根据前面记述的材料，我们再来讨论云南新发现的三种真犀类的性质，它们在真犀科中的系统位置，和与其他有关种属的关系。

被归入 *Prohyracodon* 属的云南晚始新世的两个种（南方种与进步种），和欧洲东部（罗马尼亚）中始新世的东方种（*P. orientale*），尽管它们在地理分布上相隔很远，云南的两个种的时代（晚始新世）也比较晚一些，但頬齿的构造性质，很相近似，可以认为它们是属于同一个属，并且代表基本上属于真犀科中同一发展阶段的三个种。但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发现的两个种，化石的产出地点相距很近。从地层的层位上说，小沙河地点的层位，比靠风碑稍高；但根据现有资料，无论从沉积物和动物群性质方面来看，大致不会超出始新世的界限。但是，如果从标本上保存较清楚、特征比较显著和重要的頬齿（特别是前臼齿）的构造性质上比较，云南的两个种间的差别不仅相当明显，而且还比较大，甚至超过它们各自和欧洲种相比时所表现的差别。其中南方种（*P. meridionale* sp. nov.）和东欧的比较接近，表现在：臼齿大小相近，前臼齿列相应较长，内侧轮廓较成为方形（较臼齿化）等。整个说来，这两个种在形态上没有大的或较根本性的差别。如果在地理分布上不是相隔很远的和没有肯定的地层层位的不同，仅从頬齿的形态上看，大部分的差异之点，都可认为是属于同一种内不同个体的变异。与之相反，云南的进步种（*P. progressa* sp. nov.）的頬齿的构造，特别是根据在了解早期犀类进化和分类上比较重要的前臼齿的性质，无论与产出地点和层位上很近的南方种比较，或者与地点相距很远，地质时代较早的东方种相比较，都有更为显著的差异。进步种表现在頬齿构造上的最主要特点是前臼齿臼齿化的程度很高，甚至超过某些相近的渐新世的种类，例如北美渐新世早期三角齿犀（*Trigonias*）属的某些种。进步种的第二至第四前臼齿的后脊都相当发达，第四尖与原尖分离，并与后脊连接，使中谷向牙齿内侧（舌面）开口。而在时代较晚的真犀类，如三角齿犀的 *T. osborni*，以至于在巨犀类中，前臼齿的第四尖都尚未与原尖分离，中谷开口向后。不过，从另方面看来，进步种的个体很小，就頬齿说，特别是前臼齿相应较小。

上述情况说明，可能进步种与 *Prohyracodon* 属的其他两个种，在系统上很早（中始新世或更早）就已经分开了。云南的两个种虽然化石的产地和层位相近，但是从頬齿的性质看，可能是代表两个不同的属。这一点需要留待今后发现较多的材料后才可确定。

至于 *Prohyracodon* 属和几属有关的最早的真犀类的关系，至目前为止，世界上知道的始新世真犀类（包括宜良犀、新属）共有四个属（见本文引论部分）。*Forstercooperia* 的性质尚不能完全确定，不管它是不是属于巨犀类，以及巨犀类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科，或真犀类中的一亚科，但就其性质来看，该属已经远离真犀科的主枝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撇开不谈。因此，剩下的就只有宜良犀和原始三角齿犀（*Eotrigonias*）两个属了。

宜良犀的上颌齿部分，目前只有一个第三臼齿为代表。从这个牙齿的性质看，它的齿冠较高，牙齿也较大，外脊后叶完全消失。这些性质都表示它比 *Prohyracodon* 属进步。这一属的其他特征都是属于下颌和下齿列方面的。除了与上齿列相应的一些性质，如頬齿较大和有较高的齿冠等外，最重要的特点是：第三门齿肯定不存在，第一门齿及犬齿可能也消失了，而第二门齿强烈增大。宜良犀的这些性质，因为 *Prohyracodon* 属的下齿列至今尚未发现，在 *Eotrigonias* 中也不清楚，故无法进行直接比较，但可以表示宜良犀已经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属，显然与 *Prohyracodon* 属在形态以至系统上均有相当大的分异。

至于 *Prohyracodon* 属和北美的 *Eotrigonias* 之间的关系，可说是目前关于真犀科起源问题上最争持不决的悬案。后者的化石材料不多，发现时代为中始新世末到晚始新世。

照原作者伍特(1927)的意見，他始終認為本屬是代表現知的真犀科最原始的一個類型，而且是廣泛分布於北美漸新統中的許多 *Trigonias* 及有關屬類的共同祖先。但是有一些古生物學者，如馬修(Matthew, 1932)等則根本不同意這一屬是真犀類，而認為是跑犀科的一個早期的代表。根據我國近年來新發現的一些材料看，*Eotrigonias* 可能為一種真犀類，只是因為它的頰齒具有一些在漸新世真犀類中沒有的原始性質，所以使它表現出和跑犀類相同，以至於更可能代表和模犀類相近的特徵，如象上第三臼齒有顯著的後葉部分存在，臼齒外脊上常有外小刺，前臼齒尚未臼齒化等。從這些特徵作者同意伍特的意見，似乎更合理地解釋為它作為一個原始真犀類可以具有的古老性質，所以不一定就此認為它可能不是一種真犀類。但如果我們把 *Eotrigonias* 當作一種真犀類，這並不認為它就代表目前已知的晚期真犀類的一個重要的祖先類型。照伍特(1927)的意見它是漸新世的 *Trigonias* 的祖先。我們認為在這一點上，至少 *Prohyracodon* 應該在系統上與它更接近。

兩者在牙齒結構上有很多相似點：1) 前臼齒的大小，從前往後逐漸增大；2) 前臼齒齒緣很發達，在前、內、後緣形成脊狀突起；3) 臼齒具有反前刺；4) M^3 的外脊與後脊合併，使齒冠面呈三角形，而另一方面這兩個屬之間也存在一些不同點：1) *Prohyracodon* 屬的齒列長度，及每一個頰齒的長、寬都相應的比 *Trigonias* 小1—2倍；2) *Trigonias* 屬的前臼齒比 *Prohyracodon* 屬的前臼齒更臼齒化， P^2 — P^4 的第四尖均已發育；3) *Prohyracodon* 屬的臼齒上的反前刺不如 *Trigonias* 屬的發育；4) *Prohyracodon* 屬的臼齒的前附尖比 *Trigonias* 屬的強；5) *Trigonias* 屬的 M^3 的後葉尚存有一小的殘迹。在這些共同點的基礎上，雖然也有很多相異點，但基本性質可以說是一致的。也就是說 *Trigonias* 屬的一些特點大都是與 *Prohyracodon* 屬在同一个發展方向，而很少可以看出，或認為是本質上的不同。實際上，伍特在他後來對歐洲 *Prohyracodon* 屬的再研究中也認為它的臼齒的基本結構是“美洲式”的(即臼齒原尖與原小尖間無收縮部)(1929, p. 3)，而與歐洲在時代上稍晚的種類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就上述 *Prohyracodon* 屬是在系統上比較接近於漸新世真犀類的 *Trigonias* 等屬的祖先，其形態特徵上(臼齒結構)也比 *Eotrigonias* 屬更接近於晚期的(典型漸新世的)真犀類。

參 考 文 獻

- Belajeva, E. L. 1959 Sur la découverte de Rhinoceros tertiaires anciens dans la Province Maritime de L' U. R. S. S. Vert. Pal. 3(2), 81—91.
- Borissiak, A. 1918 *Epiaceratherium turgaicum* nov. sp. Mem. Soc. Pal. Russie, 1, 1—68.
- Gregory, W. K. & H. J. Cook 1928 New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Evolution. A Series of Primitive Rhinoceros Skulls (*Trigonias*) from the Lower Oligocene of Colorado. Proc. Colorado Mus. Nat. Hist., 8. No. 1, 1—32.
- Matthew, W. D. 1931 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phylogeny of the rhinoceroses. Publ. Univ. California, Bull. Dept. Geol. Sci., 20, no. 1, 1—9.
- Piveteau, J. 1958 Traité de Paléontologie. Tome. VI. 2, 424—456.
- Simpson, G. G. 1945 The Principles of Classification and A Classification of Mammals. Bull. Amer. Mus. Nat. Hist. 85, 141—143 & 257—258.
- Wood, H. E. 1927 Some Early Tertiary Rhinoceroses and Hyracodonts. Bull. Amer. Pal. XIII (50), 28—37.
- 1929 *Prohyracodon orientale* Koch, The Oldest known true Rhinoceros. Amer. Mus. Novitates, No. 395, 1—17.
- Wood, H. E. 1931 Lower Oligocene Rhinoceroses of the genus *Trigonias*. Journ. Mammalogy, 12, No. 4, 414—428.

- Wood, H. E. 1932 Status of *Epiaceratherium* (Rhinocerotidae). Journ. Mammalogy (general notes) **13**, No. 2, 169—171.
- Wood, H. E. 1934 Revision of Hyrachyidae. Bull. Am. Mus. Nat. Hist. **67**, 181—259.
- Wood, H. E. 1941 Trends in rhinoceros evolution. Trans. New York Acad. Sci., Ser. 2, **3**, No. 4, 83—96.

NEW PRIMITIVE TRUE RHINOCEROSES FROM THE EOCENE OF ILIANG, YUNNAN

CHOW MIN-CHEN & XU YU-XUA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

Fossils of early rhinocerotoid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various Eocene deposits in Asia. However, most of the forms so far discovered pertain to the Family Amyodontidae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an appreciable variety of forms. Our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Hyracodontidae is still meager, but has increased somewhat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occurrence of the Hyrachyidae in Asia or anywhere outside North America has barely been demonstrated (Wood, 1934; p. 188); but, this can now be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discovery of some more determinable specimens from North China which will be described in a forthcoming paper by one of the present authors (Chow).

Apart from these the Eocene record of the true rhinoceroses are surprisingly ill-documented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wo out of a total of three Eocene genera ascribing to the Family Rhinocerotidae are known in or exclusively from Asia.

The genus *Eotrigonias* is represented in Asia by the species *E. borissiaki* recently described by Dr. Beliajeva (1959) based on a few isolated cheek teeth from the Upper Eocene or Lower Oligocene beds of Artiom Valley of the Far East, Soviet Union. While its affinity with the true rhinoceros seems to be well established, its geological age is undecided. In addition, its generic reference, as well as the systematic position of the genus *Eotrigonias* itself, needs further affirmation. Probably it is a new genus related to one of the early true rhinoceroses as was already hinted at by the author (Beliajeva, 1959).

The status of *Forstercooperia* is a more controversial one. Its affinity with the indricotheres (or baluchither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being an ancestral form of the group is still in debating. Besides, available evidences seem to indicate that this form is too far off the main evolutionary line to throw much direct light on the problem of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true rhinoceros.

Recently there had been discovered from the Upper Eocene rocks (Lower Lunan Series) of Lunan Basin in the Iliang District, Eastern Yunnan, an interesting collection of mammalian fossils among which there are some rather well preserved specimens of primitive rhinocerotoids belonging to three distinct species. Two of them are referred to the genus *Prohyracodon*, a genus formerly known only from the Middle Eocene of Transylvania, Rumania. The other one is a new genus to which the name *Ilianodon* has been designated. A description of these fossils and their comparison with the related known forms are given in the present article.

The two new species which have been referred to the genus *Prohyracodon* are basically comparable to *P. orientale* Koch from the Middle Eocene of Eastern Europe. They may be considered

in general to represent three different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same stage of evolution of the true rhinoceros. The fossils of the two new species from Iliang, Yunnan, *P. meridionale* and *P. progressa*, are from two different localities not far from each other (less than five kilometers) in the same basin and only slightly different in stratigraphical position. That of *P. progressa*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 meridionale*, but both are of late Eocene age. For they occur with other late Eocene mammalian fossils and the fossil bearing beds in both localities are overlain by Lower Oligocene sediments containing remains of *Parabroniops*, *Bothriodon*, etc.

A close comparison of the fossils shows that the two species exhibit some important dissimilarities. The structure of the cheek teeth of *P. meridionale* is quite close to that of *P. orientale*. The molars are nearly of same size. The premolars of the former are relatively long and their lingual outline are more squared up. In a word, the two species are so similar that they may be considered specifically identical if they were not so widely separated geographically and of different geological age. And as far as the available evidences are concerned mos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considered to be diagnostic of the respective species may be considered as individual variation within the population of a single species.

On the contrary the structure of the cheek teeth, especially that of the premolars, of *Prohyracodon progressa* differs rather pronouncedly from those of *P. orientale* and *P. meridionale*. It is quite advance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premolar, even more so than in some of the Oligocene forms, such as in certain species of *Trigonias*. The second and fourth premolars have such well developed metaloph that the tetartocone is well separated from the protoloph and to b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etaloph, so that the median valley of the tooth opens lingually. In this respect the molarization of the premolars has reached a degree beyond that observed in some Oligocene *Trigonias* such as *T. osborni* in which the median valley is opened to the rear. But the teeth of *P. progressa* from Yunnan are of very small size and the premolars are still small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 progressa* indicate that probably this species may be gener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two other known species of the genus and had been phyletically long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s.

The new genus *Ilianodon* is known chiefly from the characters of the lower dentition and a last upper molar. The upper molar is of larger size, with more hypodont crown and the posterior buttress of the tooth has lost entirely. Of the lower cheek teeth the third incisor is absent and the first one is most probably non-existent as well. The second one is comparatively greatly enlarged. These characters are impossible to make direct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Prohyracodon* and *Eo- trigonias*, for they are still unknown in the two latter genera.

It seems that a close resemblance does exist between the genera *Prohyracodon* and *Trigonias*. They are quite similar in the structure and proportionate size of the premolars, in the presence of antecrochet on the molars, and in the shape of the last upper molars, etc. And,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Wood (1929) that the molars of *Prohyracodon* are of "American" type, that is the protocone of the molars are not constricted off from the protoconules.

Prohyracodon meridionale (sp. nov.)

Type: A well preserved right maxilla with P^2-M^3 (Cat. No. V0046, Geol. Mus., Peking; Pl. I, figs. 2A—B).

Locality and Horizon: Kaofenpei, Iliang District, Yunnan; Upper part of Lower Lunan Series (Upper Eocene).

Diagnosis: A small true rhinoceros. Upper cheek teeth—4.3; length of M^{1-3} greater

than and of P^2 — P^4 nearly equal to that of *P. orientale*; upper premolars relatively large and primitive in structure; protoloph much longer (nearly twice) than metaloph; median valley opens posteriorly; cingula strongly developed and continuous; two rather strong ribs on the ectoloph at the position of paracone and metacone; inner sides of P^3 and P^4 more squared up due to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tetartocone; P^2 triangular, protoloph connected to the ectoloph only at the base. Structure of the upper molars like that of the same teeth of *P. orientale*; cingula well developed anteriorly and posteriorly and confine to the entrance of valleys on the inner side; parastyle of normal rhinoceros type; antecrochet developed on all molars; M^3 triangular, ectoloph confluent with metaloph.

Measurements: See table in the Chinese text.

Remarks: This species is quite close to *P. orientale* Koch of European Middle Eocene. It differs from the Rumanian form in that: 1) the molars are slightly larger; 2) the premolars, especially P^3 and P^4 , are more squared up lingually; 3) P^3 more primitive, cingulum not interrupted on the inner side; 4) molars with rudimentary cingula on the inner sides, etc. In general the new species from Yunnan is somewhat slightly more advanced in the structure of cheek teeth than *P. orientale*.

Prohyracodon progressa (sp. nov.)

Type: A well preserved palate with P^2 — M^3 on both sides and roots of P^1 (V0045, Geol. Mus. Peking; Pl. I, figs. IA—C).

Locality and Horizon: Hsiaoshaho, Iliang District, Yunnan; Upper part of Lower Lunan Series (Upper Eocene).

Diagnosis: A true rhinoceros of small size but more progressive than *P. orientale* and *P. meridionale* in the structure of cheek teeth. Premolars small; P^2 — P^4 with tetartocones distinctly separated from the protoloph and connected with metaloph; in all the known premolars there are two well developed transverse lophs which become united lingually only after certain amount of wearing to form a closed basin; external ribs of ectolophs weaker than that in *P. meridionale*; cingula strongly developed except on the external sides. Molar structure like that of *P. meridionale* except that M^2 being more square in outline and the posterior cingulum of M^3 still weaker.

Measurements: See table in the Chinese text.

Comparative data for upper cheek tooth row are as follows:

	<i>P. progressa</i>	<i>P. meridionale</i>	<i>P. orientale</i> (after Wood, 1929)
Length, P^2 — M^3	87.5	91.5	—
Length, P^2 — P^4	ca 34.6	37.2	—
Length, M^1 — M^3	ca 52.4	57.0	55.0; 52.0

Ilianodon (gen. nov.)

Genotypic species *Ilianodon lunanensis* (sp. nov.)

Diagnosis for the genus: A primitive true rhinoceros of moderately larger size. Lower dentition = ?1·?0·3·3. Of the lower teeth, third incisor definitely absent, first incisor and canine most probably absent, too; second incisor enlarged; lower cheek teeth progressively increase in size posterwards (length of P_3 = 17.5 mm.; M_3 = 29.3 mm.) Lower premolars primitive in structure,

with low posterior lobe; posterior lobe of P_4 not fully developed, metaconid remains conical in shape but already in connection with protoconid, anterior valley widely open; P_3 more primitive, with narrower crown, trigonid not fully developed, its two cusps nearly in a line which is but slightly bent at the middle and hardly form an anterior lobe.

Molars increase in size towards the rear while the anterior of the front lobes progressively reducing in size; posterior lobe of the teeth in the shape of single curved crest; the posterior crest of the anterior lobe in contact with the ectoloph to form a right angle. Cingula almost absent on all lower cheek teeth. Mandibular ramus slender, becoming slightly thickened behind M_2 . Length of symphyses about 28 mm. Upper third molar subhypsodont, crown height almost twice than in *P. progressa*, posterior lobe of ectoloph entirely disappeared; antecrochet rather well developed.

Ilianodon lunanensis (sp. nov.)

Types: A left lower jaw broken at the posterior and with complete P_2 — M_3 and roots of P_1 and alveolus of the enlarged second incisor; a right upper third molar. Cat. No. Inst. Vert. Paleon., V 2609.2; Pl. I, figs. 3,4A—B.

Locality and Horizon: Dahimapan, Iliang District, Yunnan; Upper part of Lower Lunan Series (Upper Eocene).

Diagnosis: As for the genus given above.

Measurements of the type specimens see table in the Chinese text.

图 版 說 明

图 版 I

1. *Prohyracodon progressa* sp. nov., V. 0045, $\times 1$.
 - 1_A 右上顎,外側視。
 - 1_B 左、右上顎,頂視。
 - 1_C 左上顎,外側視。
2. *Prohyracodon meridionale* sp. nov., V. 0045, $\times 1$.
 - 2_A 左上顎,外側視。
 - 2_B 左上顎,頂視。
3. *Ilianodon lunanensis* gen. et sp. nov.
 - 左下顎,頂視。V. 2609.1, $\times 1$.
4. *Ilianodon lunanensis* gen. et sp. nov.
 - 4_A 右 M^3 后側視。
 - 4_B 右 M^3 頂視。

